



本刊固定單元國際焦點與臺灣反思主要著重國際新聞編譯，以及與臺灣相關研究的對話，姐妹單元「全球性別瞭望臺 (Global gender watch)」重點在以其他國家作為性別研究的田野，採不定期推出，本次關注的焦點包括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的田野研究。(總編輯張盈瑩)

## 被分割的空間・被宰割的性別

### 談香港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 (註1)

霍汝銘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這個她一臉倦容，頂著厚厚的黑眼圈，邊走邊低聲介紹通往她居住的「劏房」捷徑，深怕吵到鄰居。那個她精神奕奕，熱情地撓住我的手臂，邊走邊訴說她居住「劏房」的日常生活與困擾。另一個她才剛嘔吐，摸著空空的肚子，邊走邊沒力沒氣地述說她居住「劏房」後從未間斷的毛病。她們都是香港居住「劏房」的女性，本文旨在呈現香港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以及指出該等經驗如何由「劏房」這個空間狀態與性別權力關係相互形塑而成。

#### 摩天都市中的「劏房」

「劏房」(sub-divided flats) 的「劏」，讀作ㄘㄨ，屬粵語方言，帶有

分割、剖開、宰殺的意味。「劏房」，顧名思義，是一個住宅單位，經改裝後分間而成的多個細小的出租單位，流通於香港的租賃市場。「劏房」的環境十分擁擠，平均每人只有 1.6 坪的生活空間，部分「劏房」集「客廳」、「睡房」（即睡床）、「廚房」（即簡單的廚具）及「浴廁」於一身。當中，有的設有隔間，把廚房或廁所與其他功能空間分隔，有的不設任何隔間，居住者需與廚廁共眠；部分「劏房」只有「客廳」與「睡房」，居住者需與其他租戶共用廚廁。根據官方統計（香港政府統計處，2018），香港目前有接近 21 萬人居住「劏房」，居住者的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註2）為 13,500 港元（註3），較全



港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接近 25,000 港元為低，但「劏房」的每月租金中位數為 4,500 港元，佔住戶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較全港每月租金佔收入比例的四分之一為高。可想而知，侷促的住屋環境及昂貴的租金讓收入本已不高的他們的生活更顯拮据。

環顧社會大眾就「劏房」議題的討論，不是流於單位面積、租金等數字，就是止於安全性與合法性等建築結構問題，鮮少從性別、階級與族群等社會權力關係層面切入，討論居住者的生活經驗。於是，我嘗試以「深度訪談法」，探討居住「劏房」女性在「劏房」裡外的空間經驗，並輔以「非正式觀察法」，描繪她們在「劏房」內從事家務勞動及家庭照顧工作的空間移動形態，以期生動呈現居住「劏房」女性的處境，並分析這些空間經驗如何與她們的性別交錯影響。

### 願意打開「房」門的她們

於 2018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我在三個關注房屋議題的倡議型及服務型組織的轉介與引薦下，與 14 位居住「劏房」、年齡介乎 26 至 50 歲的已婚或離婚女性進行訪談。這些女性都有移民經

驗，部分女性早於學生時期已經以「父母團聚」（註 4）方式從中國移民香港，其後因個人生涯規劃回流中國，並建立家庭及事業，再於近年舉家移居香港；大部分則因「中國配偶」（註 5）或「超齡子女」（註 6）身分於近年舉家移民香港。因此，她們都在舉家移居或移民香港後，才開始居住「劏房」，居住年期從 0.75 至 4.5 年不等，半數有「劏房」與「劏房」間的搬遷經驗。

這些女性當中，九位女性與丈夫及子女同住、四位只與子女同住、一位只與丈夫同住。然而，由於香港的經濟體系未能承接她們故有的技能，又香港的經濟形態及社會福利配套並不有利於照顧者參與勞動市場，因此，這些女性當中，八位女性成為全職家庭主婦、五位擔當兼職有酬工作者、一位因子女較年長而能夠從事全職有酬工作。

### 她們在「劏房」的足跡

為能從脈絡中理解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我先以時間地理學為理論基礎，並以研究參與者的「劏房」空間平面圖及「生活時空路徑圖」為工具，呈現她們及家人的日常空間移動形態。繼而指出，由於居住「劏房」女性

全球性別瞭望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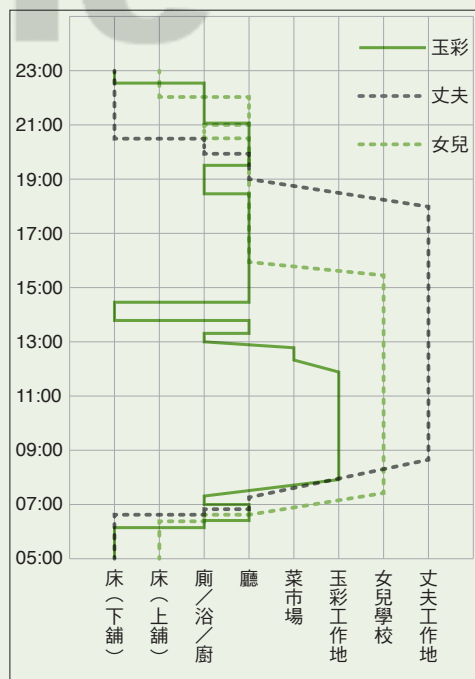
被分割的空間・被宰割的性別——談香港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



需要經常穿梭於不同功能空間之間從事家務勞動，以致她們相較於其他家庭成員，總是花最多時間駐守「劏房」，卻花最少時間駐足於特定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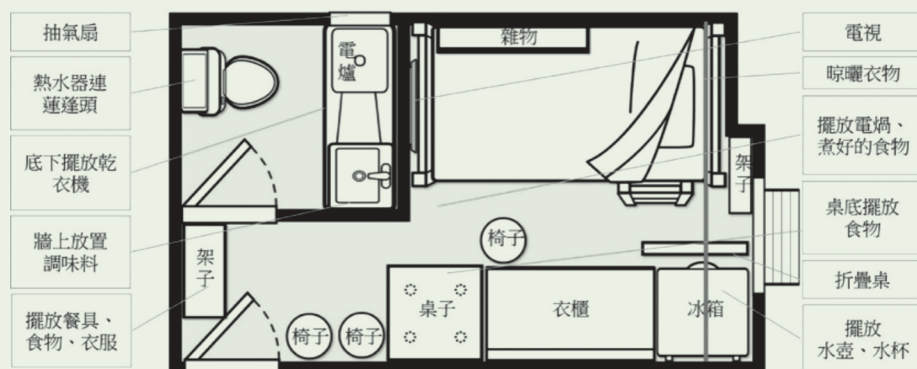
以本研究其中一位研究參與者—玉彩為例，玉彩是一名兼職有酬工作者，她與丈夫及 12 歲女兒同住在約 1.97 坪的「劏房」（圖 1）。玉彩一家平日的生活時空路徑圖（圖 2）的縱軸為時間，從早上 5:00 至晚上 11:00；橫軸為空間，包括以灰階標示的「劏房」空間如床（下舖）、床（上舖）、浴廁／廚房及客廳，以及公共空間如菜市場、女兒的學校及夫妻倆的工作地。當中，浴廁／廚房之所以並列，是由於玉彩的「劏房」設計屬廚廁共用的形態。然而，由於訪談時間所限，我未能逐一探究空間與空間之間的實際距離，故橫軸上只以標準

圖 2 玉彩一家的生活時空路徑圖



間距展示不同空間的距離。玉彩一家平日的生活時空路徑圖共有三條路徑，如圖解所說，實線且以圓形作為標記的路徑代表玉彩，虛線且以三角形及正方形作為標記的路徑分別代表丈夫及女兒。

圖 1 玉彩的「劏房」空間平面圖





從玉彩一家的生活時空路徑圖可見，玉彩於平日早早起床，移動到廚廁梳洗及準備早餐，其後一直留在客廳，把桌上的書本搬到上舖擺放，並先後讓女兒及丈夫在廚廁梳洗、在客廳吃早餐，才回到廚廁清洗碗筷。女兒自行出門上學後，玉彩與丈夫出門工作。玉彩以走路的方式來回工作地點，單程約花半小時，她更會在回程時，在途經的菜市場買菜。中午時分，玉彩移動到廚廁準備午餐，再到客廳用餐，其後到下舖小睡片刻，醒來後在客廳打掃及在桌上備料，再趕緊清空桌子，讓放學回家的女兒做功課。傍晚時分，玉彩在廚廁煮食，待丈夫回家後一家三口在客廳共進晚餐。之後，丈夫及女兒先後到廚廁洗澡，玉彩繼而把客廳的碗筷端到廚廁，並清理桌子讓女兒溫習，丈夫則回到下舖休息至翌日。其後，玉彩留在廚廁清洗碗筷、手洗衣物、使用乾衣機乾衣、晾曬衣物後，才能洗澡，並把廚廁擦乾。過程中，她更需移動到客廳，把上舖的書搬回桌子擺放，讓女兒回到上舖睡覺，才能繼續在廚廁完成任務，並回到下舖睡覺。

事實上，玉彩的空間移動形態並非個別例子，而是所有研究參與者的共同

經驗。不論是全職家庭主婦、兼職或是全職有酬工作者，這些女性在「劏房」的移動路徑總是如此頻繁，駐足的時間總是如此短暫。有參與勞動市場的女性更需要把家務勞動壓縮在上班前、下班後完成，讓她們在「劏房」的移動路徑更顯頻繁，甚至總是成為所有家庭成員中最早離開睡床，卻又最晚回到睡床的一員，才能完成所有家務勞動。

接下來，我將更進一步，深入探討這些女性的空間經驗。這些空間經驗，並非純粹經驗，更是這些女性在「劏房」的空間形態下的生活實踐，藉此回應、反抗，甚或突破空間限制的策略。

### 突破重圍，創造生活空間

為求減少空間狹小對家人、甚至家庭關係構成的影響，這些女性採取不同策略，突破重圍：

部分女性使用「空間多重使用」的策略，即是在不同時間，利用同一空間，發揮不同功能。例如她們每天早上及傍晚把床墊、書本等物品從地上或桌上搬到床上，才能騰出空間用餐、讓子女做功課及溫習；晚上則把物品從床上搬到地上或桌上，才能空出空間睡覺。然而，「空間多重使用」變相增加空間



的使用率，以致這些女性需經常打掃，才能讓子女在潔淨的環境中玩耍、做功課，才能讓家人在潔淨的地板上睡覺。

部分女性採用「人力代替電力」的策略，即是少購買一台洗衣機，天天早上逗留在缺乏洗手台、缺乏抽風系統、通風狀況欠佳、活動空間有限的浴廁中，攜帶一個小水桶一張小椅子，以雙手清洗所有家人的衣物。當她們的身體狀況不佳，或是因為長期勞動而導致手部遭遇勞動傷害，或是要清洗的衣物太多、太厚、太髒時，才把衣物拿到就近的自助洗衣機清洗。

部分女性運用「一手包辦」的策略，即是由女性承擔所有家務勞動工作，其他家庭成員只需安坐特定位置。例如，晚餐時，這些負責備料及煮飯的女性，需兼負上菜的責任，把碗筷飯菜端到餐桌上，其他家庭成員則安坐飯桌旁，等待碗筷飯菜送到面前，以確保通道暢順；又例如：晚餐後，這些女性獨自收拾桌面及清洗碗筷，而其他家庭成員要立即回到床上，以騰出家務勞動的空間，降低家人因肢體碰撞而出現磨擦的機會，舒緩這些女性在進行家務勞動時的壓力。

部分女性選用「空間多層使用」

的策略，用盡「劏房」中的每個平面、角落與縫隙，並輔以扭曲的身體姿勢，以清洗、晾曬衣物，甚或收納日常用品。有數位女士坦言，要把碗筷安放在狹小的櫃子裡，要把冬季的衣物收藏在床下的空間，是需要智慧的，而丈夫總是無心學習和練習，以致無法與女士分擔家務。

幾乎所有研究參與者，都會利用「任務分割」的策略，即是把任務如：煮食、清洗碗筷、清洗衣物等分割成若干等分進行，讓其他家庭成員優先使用不同空間，便利其他家庭成員的生活。例如：在廚廁的距離非常接近的情況下，她們在使用廚房時，不論煮食、還是清洗碗筷，她們都會因為其他家庭成員要使用浴廁，而需中斷任務以讓出通道，供他人進出浴廁。更有廚廁共用的女性坦言：「本身一個小時可以做完的事，現在只能把它分散在不同時間做，變成要三個小時才做完，時間不夠用！」。她們更經常因此而執行家務至深夜，嚴重影響自己的生活作息。

過去我曾以為：居住空間越小，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越少，細究之下，我才發現：當居住空間狹小至無法滿足起居飲食等基本需要時，居住者不得不運





用多種策略，以創造生活空間。從這些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可見，她們往往以自己的時間、智力及勞力，獨自執行零散且密集的家務，來換取一家人的生活空間，減少空間狹小對一家人及家庭關係的影響。

### 無形的性別分隔

本部分藉由上述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包括她們在「劏房」的移動，以及她們在「劏房」為求創造生活空間所使用的策略，探討她們身處的「空間制度」，以及她們突破「性別階層」的可能。

「空間制度」是由制度發生的空間與所屬的制度結合而成的，它藉由控制男女接觸知識的機會，指派男性到獲得被褒揚的知識的空間，侷限女性於被貶抑的知識的空間，維持及強化女性的弱勢地位，從而鞏固既有的「性別階層」（Spain, 2000）。與本研究的居住「劏房」女性密切相關的「空間制度」由「劏房」與「家務性別體制」結合而成。

在「劏房」方面，我們從上述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可見，「劏房」的空間形態使家務變得零散且密集，更只能由一人獨自完成，然而，何以這些

女性總是成為肩負此重任的人選，則需要結合「家務性別體制」來理解。

「家務性別體制」是把女性排除於公共空間之外，要求女性留在居家空間，進行家戶生產工作，同時剝削女性的勞動與性的父權策略（引自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不論是沒有參與勞動市場的家庭主婦，或是有參與勞動市場的兼職有酬工作女性，都需要主理家務及照顧責任。以其中一位家庭主婦為例，她的丈夫會在她回鄉期間，把所有家務，包括有待清理的速食食品包裝留在桌上及有待清洗的衣物留在洗衣機內，待她回港處理，以致她每次回港都要「補做」離港期間的家務。她向丈夫表達不滿，丈夫的回應如下：「要不我來收拾，你出去工作！」。若從馬克思女性主義的角度思考，丈夫的回應展現了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如何聯合，對女性構成壓迫，使在經濟上依賴男性的女性受男性的宰制與剝削（俞智敏等人譯，1995）。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不論誰擔當養家責任，這些女性同樣需要承擔家務勞動責任。以其中一位兼職有酬工作女性為例，她作為家中的經濟支柱，每天工作回家後仍需做家務及照顧子女，至於無業的丈夫，則須承擔

## 全球性別瞭望臺

被分割的空間・被宰割的性別——談香港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



家務。由此可見，即便這些女性有經濟能力，她們仍深受「家務性別體制」影響，而服膺於特別的家庭性別分工中，作為家務勞動者及照顧者。

由「劏房」及「家務性別體制」結合而成的「空間制度」，讓這些女性的生活空間限縮在「劏房」的勞動空間之中，造成無形的性別分隔：在公私領域中，男性被分配到公領域中，而女性留在私領域；在私領域的勞動與非勞動空間中，男性被獲派到非勞動空間，而女性須得不斷勞動。有女性表示希望找一份有酬工作，以發揮自己的能力，又有女性表示，想要報讀一個課程，

以便日後子女長大後投身就業市場。然而，在現有的「空間制度」下，沉重的家務及照顧責任使她們難以挪出時間就業及上課。

雖然如此，這些女性仍然不斷嘗試跨越「空間制度」的限制。她們善用短暫的閒暇參與社區活動，獲取知識及物資，以減低性別地位的落差；她們又為能夠在狹小的空間中從事家務勞動的知識賦予價值，以提升女性擁有的知識的價值；她們更就家務分工與丈夫進行協商，以打破空間的性別分隔……林林總總，都是她們解構微幅「性別階層」的實踐。♥

註 1：改寫自《香港居住「劏房」已婚女性——生活經驗與家的想像之探討》（2018）

註 2：中位數是一種平均值，意指有 50% 的樣本高於這數字，其餘 50% 的樣本則低於這數字。

註 3：於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7 月，港元兌臺幣平均匯率為 1:3.8。

註 4：由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父或母親，申請 18 歲或以下的子女來港。

註 5：由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配偶申請來港。

註 6：由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父或母親，申請 18 歲以上的成年子女來港。

### 參考文獻

- 俞智敏、陳光達、陳素煤、張君玖（譯）（1995）。P. Abbott & C. Wallance 著。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臺北：巨流。
-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8）。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取自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1022016XXXXB0100.pdf>
- 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L. McDowell 著。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Gender, place and identity: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臺北：群學。
- Spain, D. (2000). Space and Status. In *Gendered spaces* (pp.1-29).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